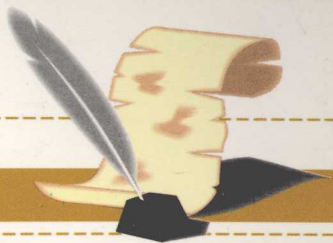


Y 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 小说集



有缘千里来相会

李相状 田成林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1247.7
1154
:3

目 录 (CIP) 目 录 在 书 图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田成林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I.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著者 林乡田 林乡李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赌仇	(377)
她为什么醉	(455)
终成眷属	(457)
丧失人性	(459)
气死老母	(461)
头脑又发昏	(463)
血案	(465)
忠告	(467)
有缘千里来相会	(469)
冤家路窄	(475)
拯救草草	(481)
爱情站在三岔口	(486)
在终点和起点之间	(492)
新《马说》	(496)
不要在正午晒太阳	(502)
梦的启示——母子情	(506)
缘	(514)
博士的生日	(524)
百慕大航班上的较量	(550)



赌仇

倒是个好天儿，只是出奇的冷。被冻红脸的太阳躲到大甸子西边的杨树趟子的时候，乡道上就再也看不到行人了。广袤的黑土地，就更显其空阔与寂寥。

哎——告别了高墙我喜洋洋，像兔子射出三里心发慌，不是我找不着回家的路哇！

只是没脸见爹娘……

一阵沙哑的歌声，从路边的树趟子里传了出来，打破了黄昏将至的岑寂。谁家好管闲事的狗听了，汪汪地狂吠起来，以其愤怒，应和歌者的兴奋。

“叫个屁，老子自由了，还怕你个畜牲不成？”随着话音儿，打路边一座废弃的烟楼子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冲着狗叫传来的方向骂了几声。

说来也怪，那狗听见这嗓子骂，果真就不叫了。



他嘿嘿地笑了，裹紧身上那件曾经让人看了眼红心跳的现在已经破烂不堪白给人家也不要的水獭领的皮袄，脖子缩缩着向东走去。

到了一处三岔路口，他站住东张西望。看得出来，他迷路了。

这时，一阵马蹄声从后面传来，他眼睛一亮，急忙转身，只见烟尘起处，三匹高头大马，撒欢似的向他站着这边跑来。车上，坐着车老板儿，身体悠然自得地随着车子的颠簸摇晃着。

他一步跨到路中，一副剪径强盗的样子，挡住了马车的去路。车老板儿一见有人拦车，就“吁”了一声，三匹马闻声而立。

好玄！还有两、三步，就撞上拦车的这个人了。

车老板儿50来岁，典型庄户人家的打扮，身躯似摔跤运动员一般健壮。他握着鞭子，十分警觉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人：拦车人40出头，中等身材，一双眼睛放射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这个人的相貌确实不是让人看了就烦的那种，但那张脸，却是毫无血色的惨白，让人十分自然地想到了游荡于荒野间的野鬼。车老板儿知道此人是从里面（指监狱）刚出来的，就跳下车，手依旧攥着鞭子问：“走的正门儿（刑满释放），还



是翻墙（越狱）出来的？”

“走正门儿出来的，兜里还揣着解除证明呢，就是蹦子儿皆无。天快黑了，搭个便车中不？”

车老板儿倒退几步跳上车说：“那你就上来吧，正好我去安北车站，顺道。你是去上安北车站吧？”问完了，他才觉得自己这句话多余。此地方圆百余里，就安北这一个车站，不去安北又能去哪儿？那人说声：“谢谢了，大哥！”紧走几步，跳上了车。

一声鞭响，三匹马撒开蹄子，继续向东。

那人回头看看，刚才还在杨树趟子后面猫着的太阳，已沉到地平线下，西边的天空有些发红。他又转过头看看东边，已夜色渐浓了。

“在里面呆几年哪？”车老板儿冷不丁问了一句。

“整 10 年，都快憋傻了。”

“犯的啥事？”车老板儿又问。

“唉！进这里头的能有好事？杀人！”

“杀人没判死刑？”

“我是过失杀人。”

车老板儿嗯了一声，就不再问什么，专心赶他的车去了。搭车人挨个衣兜搜了搜，摸索了半天，什么也没掏出来，就裹





紧皮褙，又把毛快磨光的獠领竖起来，身子也随着车子的颠簸摇晃起来。车老板儿用眼角瞄他一下，然后掏出一盒廉价的香烟扔给他说：“抽着，坐车冷呵！一冷就困。”

他点着烟，两口就吸了半截，一支烟没多大会儿就剩烟头了。他续上一支，这回没了刚才的狠劲儿，悠然地吐出一口烟问：“你咋知道我想抽烟？”

车老板儿哈哈一笑说：“住四方坨子一带的人，哪个没跟里头的打过照面，就我，去年送到安北车站的就10来个，啥秉性还不知道吗？”

“都啥秉性你说说？”

“像你这种，保证是没钱的；兴许外边也没朋友，有也是狐朋狗友，看你落难就不理你的了；兴许也没孩子老婆，有也是把你蹬了的；兴许也没有爹妈的，有也是让老人伤透心不管你了。还有一种，进去以前厉害，在里面也打腰提气，出来时照样风光的，出来时有小车来接，都是进去之前用钱把人维下的，还有……”

“还有个屁！”搭车人冷冷地冒出一句，把车老板儿的话茬儿拦腰打断了。车老板儿知道这种人都不太正常，也不计较，嘿嘿一笑，甩了下鞭子，但他哪里知道，此时旁边这位已是热泪盈眶了……



刘民跳下车到安北车站，搭车人从上面跳下来，跺跺冻僵的脚。他手里攥着车老板儿给他的没剩下几棵的烟盒，一脸难为情地说：“这烟我就留下了。心领不谢，大哥留个姓名吧，日后小弟真混出个人样，好来谢谢你。”

“那还谢啥了？姓名也不用留，能记住大哥一句话比谢我强。”

“啥话？”

“遇到事脑袋多转几个弯，别舞刀弄枪的。给人家伤了，犯不上，被人伤了不值。压住火，啥疙瘩都能解开了。犯法的不做，药人的不吃，一辈子才能安生。”

“大哥说得在理儿，小弟记在心上了。”

“这就是好样的！”车老板儿说着，从贴身的里怀捻出一张50元的钞票说，“这个你拿着，起张票，买盒烟，别嫌乎少。”

搭车人迟疑了一下，按住被车老板的体温焐得温乎乎的钞票说：“啥也别说了，大哥你要是不告诉小弟姓名，这钱我不接！”

车老板儿没办法，只好说：“西楼子屯的刘民，外号刘三愣。”

搭车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说：“小弟李念承，新城市人。”



刘三愣扶起李念承说：“车快来了，起票去吧！”说完他跳上马车，扬起鞭子。马车跑出十几米，李念承看见刘三愣回过头，对他喊道：“记住，往正道上走。”

李念承望着站在车上挥动马鞭的刘三愣，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他用皮褙的袖子抹了抹已经滚到腮边的泪，死死地捏着那张 50 元的票子，向售票处走去。

安北虽说是个小镇，但因有三条铁路干线在此交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这个小镇愈发重要起来。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站前广场一带，其繁荣程度已不亚于任何一座大城市。候车室里，也是中转的旅客云集，而且春节将至，有商人，有趁农闲走亲戚的农民，有放寒假回家的学生。但有一样不尽人意，这里的治安情况不太好，偷盗、诈骗、抢劫案件时有发生。

李念承买完票，攥着找回的 33 元钱，四处张望着，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坐一会儿，可人们把长条木椅挤得满满的，他就顺着两排木椅中间的过道往里面走。

忽然，他听到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吆喝冲破嘈杂的声浪，撞进他的耳鼓。

小小扑克牌，

三张并排排，



两红一张黑，

发财快快快。

他知道有人在“甩三张”赌博，就循声走过去，只见在候车室小卖店一侧的长椅上，密密匝匝堆满了人。他侧着身，好不容易挤了进去，看见一个25、6岁的小伙子，把手中的三张扑克甩来甩去，嘴里还不停的像念叨鬼嗑似的叨咕着他那套顺口溜。那小子的三角眼睛也不闲着，不时地向人堆里瞄。看见有生人来，便故意卖个破绽，让你看清手中的牌，然后往铺在地上的红毯上一摔，扯着脖子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快来参与趣味游戏，只要你押正了黑桃A，我兜里的钱就是你的了。”

李念承看了看左右的人在�的煽动下，有的蠢蠢欲动，开始往外掏钱了，但他站着没动，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只是默默地看。

一只黑乎乎的手怯生生地把5元钱放在左边的那张一角带“星儿”的扑克牌上，放赌的小伙儿又说：“看见没？有人押了，还有没有再跟着押的了？”

没人吱声，也没人押。

“黑手”这时蹲下了，不住地催促：“快开呀！我还等着上车呢。”

放赌的小伙子一副很无奈地样子说：“注大注小都是注，就看咱俩谁的运气好了。”说着颤巍巍地抓起那张牌，慢慢地掀开，一个黑桃 A 就映入所有旁观者的眼帘。那小子一拍大腿说：“我去！今天我的点儿咋这么背呢，都输 5000 多了。”他掏出一张 10 元的钞票往红毯上一扔，“黑手”连忙把押上的 5 元连同这刚落地儿的 10 元钱抓到手中，往厚嘴唇上一贴，给钱来了个响吻说：“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就赢了 200 多，来回的车票钱连吃喝全出来了，还闹个白溜达，下回来还找你玩儿。”说完站起来，挤出人群不见了。

放赌的小伙子冲着他的背影骂道：“赢了就锁（锁：即赢家罢赌），净遇上这货，拉倒吧！今天认赔。”他开始收拾地上的东西，这时，又有一个矮胖子蹲下说：“哥们儿别走哇！看了半天，光过眼瘾，手刺挠了。”他很随便地把一张百元的票子往地上一扔说：“我一把押 100。”

放赌的小伙子一听，立马儿来了精神，盘腿往水泥地上一坐，又叨咕开了那套鬼嗑儿。三张扑克牌，被他甩得上下翻飞，让人眼花缭乱。最后，他似乎故意让对方看清手中的牌色，举到半空的手停顿了一下，才把牌往地上一贯，三张牌就服服贴贴地趴在了红毯上。矮胖子好像连瞅都没瞅，就把钱押在中间的那张牌上了，嘴里还说：“该死该活点朝上，甬犹



豫。”然后，眨巴着眼睛对放赌的小伙子说，“别瞅我，要钱不是相面，快开牌呀！”

放赌的小伙子嘴里振振有词地说着些什么，伸出手压住中间那张牌说：“这把我要是再输就他妈的卧轨，不卧轨都是大伙的孙子。”他猛地把牌拿起来，一翻，又是个黑桃 A。放赌的小伙子掏出两张百元大票往地上一扔，随手给自己一个嘴巴说：“真他妈的该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打小我爸就告诉我别务这个道儿，就是不听。这下可好，几天的工夫，娶媳妇的钱都快输光了。”他哭丧着脸，挨个看热闹的脸上扫了一遍，掏出一沓钱数了数说，“我还剩 3000，有没有押的了？我输光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

一只保养得很好、白皙、细腻的胖手伸了过来，食指上那颗硕大的钻戒格外醒目。一直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李念承见了，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飞快地将目光从那只手移到那人的脸上：这是个 40 多岁的中年人，相貌猥琐，穿着不凡，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暴发户。这种人特有的经历，使他们相信，世间所有的奇迹，都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当然也包括逢赌必赢的神话了。中年人亮出 100 元钱，弯着腰说：“我也押一把。”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李念承从发颤的尾音儿里听出，他此刻心里特别

激动。中年人第一把赢了，他躊躇满志地加大赌注，又押上了500元。钱刚重重地拍到右边的那张牌上，三张10元的钞票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左边的那张牌上，轻得就像三片羽毛，而且一点儿脾气也没有。这钱是李念承下的赌注。放赌的小伙子立刻警觉起来，飞快地瞥了李念承一眼。李念承全当没看见，蹲下来木然地盯着地上的牌。开牌的结果完全是李念承预料之中的，他赢了60元，而中年人输了500元。接下来，他跟着中年人又连押了十几把，李念承赢了2600，放赌的小伙子赢了3400，那个中年人整整输了6000元。

李念承站起身，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出来——他抱足了。他不抱足也不行，因为车进站了。

他抽身而退，向检票口走去。“黑手”和矮胖子跟了过来，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哥们儿，赢了就走，太不讲究了吧？”他俩跟放赌的是一伙的，是托儿。这李念承早就知道。他停住脚步，嘴凑近“黑手”的耳朵，眼射凶光说：“我从四方坨子刚翻墙出来的，不让我走，还让我回去么？”

俩小子一听，傻眼了，望着李念承大模大样进了检票口。

车上到处都是人，李念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松快点儿的地方，就半靠着椅子站着看四个坐着的人打扑克。

这四个人是二男二女，从穿戴上看，绝非是等闲之辈，也



不是小地方的人。但玩扑克的技巧实在不敢令李念承恭维，他看着看着就手痒了。他们玩抓娘娘，男女各一伙儿，女的总输。李念承就在一旁支招，果然，一把乱糟糟的牌叫他这么一支，成了一副绝妙的好牌，女方很快反败为胜。背对李念承坐着的那个女的禁不住转过身来向他投来感激的一瞥。李念承的目光不可避免地和她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李念承觉得眼睛一亮，还没等看仔细，那女的又回过身去。

这时，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男的把脸像门帘子似的撂了下来，恶道道地盯着李念承张口就骂：“哪冒出的盲流子，瞎叫唤，你高你上，和老子玩真格的。”

李念承知道这伙人不好惹，转身想走。

他不是怕，他现在谁都不怕，可至少在这个时候，他不想得罪任何人。李念承脚抬起来，还没等落下，那个背对他坐着的女人站了起来，拽住他的胳膊说：“他不服就跟他玩儿几把，治治他的嘴。”

李念承已经十年没和女人这么近了，只觉得血脉贲张，一股热流奔涌于周身，脸就腾地一下子红了，他嗫嚅一下说：“支支嘴儿还行，动真格的我可不敢。”

女人抓住他的胳膊不放：“有啥不敢的？跟他玩，输了算我的，赢了全归你。”



她一侧身，把李念承推坐在她刚刚坐过的座位上了。

这下，李念承不想玩也得玩了。

那个男的30出头，气质非凡，面带凶狠。他拿起小桌上的扑克一晃说：“‘填坑’会不会？”李念承点了一下头，他又说：“那就‘填坑’，咱们仨玩儿，不带女生。”说完他洗牌。

另一个男的说：“先别忙着抓牌，讲好了多大的，省得他输了赖账。”然后，侧过脸问李念承，“你说，玩多大的。”

“随便，多大的都行。”

他边给自己上牌，边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说：“那就50底儿的，不封顶。”

牌抓到手，李念承知道自己输定了，就没跟，他把牌搅到一起，洗牌。然后给下家上牌。三张牌抓到手，下家面上是方块A，上家是红桃K，李念承是红桃9。下家开口喊50，李念承跟了，上家也跟了，并反踢一脚，李念承和下家也跟了。第四张牌下家抓了个梅花Q，上家找了个方块K，李念承抓了个黑桃10。上家开口又喊50元，都跟了。李念承又反踢一脚，也都跟了。最后一张牌上家是红桃A，李念承是梅花9，下家是黑桃A。上家预踢喊100，李念承和下家都跟了，还一人反一脚。末了下家把牌一亮说：“三个A，我赢定了。”

上家一把按住牌说：“我三个K带A，和你有算。”